

极圈

树兰 周肖 编译



内 容 简 介

《极圈》是苏联几位在两极地区从事探险、考察的科学工作者所撰写的一本趣味性浓、知识性强的科普书。作者采用散文或特写的笔法，描述了海象、白熊、企鹅、麝牛等动物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及对它们进行人工饲养的方法，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火山喷发时惊心动魄的场面和壮丽的景色，叙述了两极地带从事探险和海上渔猎活动的艰苦与乐趣，形象地描写了北极地区优美的夏季海滨风光。

本书对于青少年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激发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大有裨益。

极 圈

树兰 周肖 编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海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4 字数：100千字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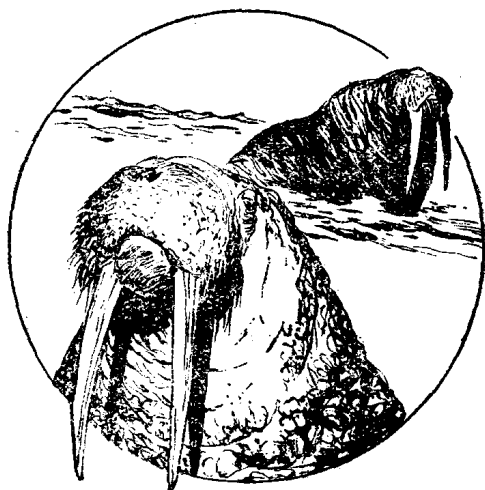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3193·0306

定价：0.50元

目 录

一、 午夜有阳光照耀的地方.....	(1)
(一) 在森林里和大海边.....	(1)
(二) 北极地区的住宅.....	(16)
(三) 赶雪橇的把式.....	(25)
(四) 在泰加森林中的奇遇.....	(37)
(五) 又一次行程.....	(47)
(六) 极地的土生动物在莫斯科动物园.....	(55)
(七) 火山爆发目击记.....	(74)
二、 在北冰洋.....	(83)
(一) 冰间航线.....	(83)
(二) 北极的主人——白熊.....	(92)
(三) 八月——猎海象的季节.....	(97)
三、 在南十字星座下方.....	(112)
(一) 在南极海域进行科学考察.....	(112)
(二) 勇士冰障.....	(124)



一、午夜有阳光照耀的地方

（一）在森林里和大海边

森林向两边退去，眼前展现出翻耕过的多石丘岗和长满金黄色庄稼的田地、割草场、干草垛……紧接着，在靠近大海的那一条晶亮闪烁的小溪旁，象一条弯弯曲曲的丝带一样延伸着一座座象征白海风光的高高木屋。

直升飞机在学校和医院附近降落下来。马上，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朝飞机跑来。离这里不远坐落着集体农庄管理处这个海边王国的中心。村子两边沿海岸百余公里散落着渔民的

小木房。

在这里，从明亮的、白夜的六月一直到暴风怒吼的十一月，渔民们在鱼网旁守候着红鲑鱼。

海中是一些岛屿，村子的周围是田野和湖泊、小溪和沼泽、割草场和森林。

到处是旷野，一望无垠……从一村到另一村，携带着行装，足足有一天的路程。在这里，在白海边，似乎世界上一切都从这儿发源……

于是，走呀，走呀，不停地寻找这些隐藏着得源泉……

在途中

人们可以看到，在森林的深处，暴风吹倒了一片树林。黑暗……没有路径。周围象死一般的静寂。

突然出现了一线亮光！起初很狭窄，接着越来越宽。透过树木，上面是天空。

难道终于快走到我们要去的湖泊了吗？

我走着走着，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可是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在林木被烧毁后的荒地前面露出一块不熟识的空地。空地中间突现出一个黑色的畸形的怪物。

呀！一个妖怪！它潜伏着，在等待。歪斜着脸，恶狠狠地，紧蹙着眉头，贼溜溜地斜视着，而且，好象双角还在微微动弹！

我掏出了罗盘……没有错，方向是对的，是在朝北走。

在森林里什么样的幻影不会出现呀！

我壮着胆子推开那黑色的象妖怪似的朽木。怪物瘫倒

了。我大踏步向着清澈的湖水走去。

早晨

湖面上飘游着浓密的团团白云，森林后面的远处是那样广阔，周围似乎就是宇宙……

太阳已经升起。阳光穿过天幕象一道发出光彩的条带，射落在静寂的小树林中间，在那株挺拔的鲜艳如玫瑰的柳兰上，这儿和那儿的露滴中闪烁着圆圆的蛛网。而在每个象珍珠似的、当中有个小窗的小网里都有一个小太阳在闪耀。

叉路口

从村子到村子，紧挨着海有一条道路。它忽而穿过森林茂密的海岸，忽而越过一些高地——多石的小山岗，忽而绕过烧毁的森林和泥泞的用木条铺出道路的小泽地。与道路并排有一条小径，曲曲弯弯，隐蔽在越橘丛中、欧洲越橘丛生的小丘中和枝条缠结的欧石楠丛中。在道路和小径的上面，松树迎风响动；下面，在被水冲刷的树根旁，溪水留下了滋滋作响的泡沫，拍岸浪激起的咸味水雾溅洒到行路人的身上。只有在那些远远伸入到海中的干燥砂地上，道路为了不致绕行才穿过它们，从松林中经过。一些小径从道路向四面八方爬伸出去，看去很象牧人的鞭子。它们通向海边渔民的木屋；另一些则通向森林、湖沼和割草场。在这样的地点，道路和小径象线绳交汇成结，人们管它们叫叉路口。

在叉路口曾经竖立着立誓用的有顶的八肢高十字架。许下愿要步行到索洛维茨寺院的疲惫的巡礼人，就在十字架的近旁休憩。在这里休憩的还有从远方来的沿海居民和居住在

海边的妇女。这里，人们从各处走来，互相交谈，然后又“分别”——各奔前程。

七十年前，我国睿智的作家普列希文，背着背囊、茶壶和猎枪，正是沿着这同一条路从这些叉路口走过的。小径把他带到猎场，道路把他带到沿海的村庄，然后渡海到了索洛夫基。在这里，他寻找他家后院管家老妈妈和善良的玛丽亚·莫列芙娜。在这里，按照海边庄稼人的“愿望”，他差点为他们把海加以划分……

那个久远的时代已经无影无踪：几乎所有的十字架都腐朽了，歪斜了；路窄了，杂草滋蔓，变得很荒凉。许多小径消失了；村子与村子而今用无线电交谈了；渔民从一个集体农庄到另一个集体农庄作客，坐着马达驱动的大帆船去参加婚礼，在有风暴的坏天气乘坐飞机飞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坎达拉克沙和凯姆。

叉路口除了供立誓用的高高的十字架外，遗留下来的还有长了青苔的漂石和砍出了痕记以帮助记忆的苍老和节瘤累累的松树。如今人们靠着这些有特征的指点才能辨认出叉路口。

夏季，在海上起了风暴的坏天气，沿海居民就沿这条道路从渔民的驻地走回自己住家的村子。一星期有一两次，年轻的邮递员骑着马送来邮件。过后，道路上又空无一人。只是到了秋天，浆果和蘑菇成熟了，打猎开始了，鱼儿爱吞饵了，道路上才热闹起来。在路上走的有老有少，他们走到叉路口，再从叉路口顺小径走向猎取野味的森林，走向湖边去垂钓，走向浆果生长的地方……这个时节在叉路口可以碰到很多人。如果海边的某个居民是你常常见到的，或者他住在

你的邻近，在叉路口相遇，搭起话来，彼此都似乎在重新相识。

但更常见的情景是在叉路口坐着一群孩子，拿着装满了浆果和蘑菇的篮子和筐子。他们的蘑菇都是白色的“可爱的”大个牛肝菌。采这种蘑菇用不着走很远。它们就生长在近旁：沙土上的旧车辙里，或是从树根下和拍岸浪旁边的漂石下爬出来。其中那些个头很大的由于渗透了盐也很结实……

有时人们在打猎奔跑了一整天以后，也往往在叉路口休憩休憩。在石头上坐下，两边在你的视野里马上展现出一根弦似的道路，它是那样遥远，那样令你向往，尽管你很疲惫，还是忍不住想朝前走，顺这条路从一个叉路口走到另一个叉路口……

天蓝色的松鸡

莱卡犬（一种北方产的大犬），是猎捕松林野禽的优秀猎手，尤其热衷于捕捉雷鸡。没有其它的野禽能象雷鸡那样使它那样兴奋，没有其它的野禽能象雷鸡那样受到它那样发狂地寻觅和追捕。

秋天的森林里，在一窝一窝的松鸡、乌鸡、雷鸡等野禽长大了的时候，我的莱卡也一定会去找寻（而且一定会寻找到）雷鸡老儿。

……现在狗发现了新鲜的踪迹，它在搜寻着，而且丝毫不放松！我根据地点猜测，这正是老雷鸡出没的地方，因为我走的这条小径恰好通过许多生长浆果的岗丘。岗上满是越橘丛，而岗下的低地上又都是桑悬钩子和各色杂草，而且

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块地面上是沙和细石的烧耕地。由这一切来看，这里正好是雷鸡的最好的“宿食地”。

狗在搜寻着，既不去留意四下飞走的一窝窝松鸡，也不去理会它们那惶恐不安的交谈，只是发出急不可耐的一声尖叫和狂吠，径直冲向一边，又跟着雷鸡的踪迹追去……它知道，捕捉松鸡，召唤它的主人，毫无用处；这种野禽是不会停着不动的，它们马上就会向四面八方飞去。

我没有追随着狗走，而是在一棵倒树上坐下。野林中有很多倒树，每隔二、三十步就有一棵。我掏出了鸟笛，开始把松鸡向自己这边引诱。这时我想，狗在搜寻，在猎捕，我也很想这样做。

我吹了两三声，听到了回答：“啾—啾—啾！”接着是鸟飞声……好奇心使这种鸟再也忍受不住了，好象在嘀咕：“那到底是谁在那儿？让我们飞近点瞧瞧。”

我又诱了一下。一只松鸡在透亮处闪过，落到了我能看到的地方——一株桦树上。

它看来是一群松鸡的头领，是一只华丽、凤头、黑胡须的小雄鸡。

它走过一根树枝，发现了我，唧唧咕咕告诉自己的家族有危险，就屏息不动了。在蓝色天窗的衬托下，它清晰地显露在树叶丛中，加上在它身旁的是那桦树的洁白树干，我觉得这松鸡比蓝天更蓝。

“嗨！你瞧，不是把小雄鸡骗到跟前来来了吗？是时候了，快举枪射啊，打猎的！”

不，我下不了决心。你蹲得太近，你太轻信了，要射你，那太容易了。要知道，既然把你诱骗来了，我就要瞅瞅

你，我也有着欣赏美的兴致呢！

赶快飞吧，老弟！你听见了那不停的狗叫声了吗？这是狗在呼喊我，它把一只大雷鸡拦截在树上了。大雷鸡比你更诱人，而且猎获它也要难得多。

那里也有美和兴致在等待着我呢。

也是一种猎获

有时候你在森林里跋涉了一天，可是一无所获。

你燃起了篝火，烧开了茶水，喂饱了心爱的狗，你自己用完了餐坐着，眼睛盯着火，耳朵倾听着森林的寂静，心里在想着什么。

狗总是卧在你的身边，用舌头舐爪子上、胸前和腹部的毛，把自己收拾整整齐齐。你抚摸抚摸它，表示怜爱，跟它说说话，它总是以舐舐你的手来报答。于是你感到很松快，心里暖洋洋的。

猎人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奇妙的飞物

柠檬色的桦树把阴影铺盖在一块中间有一个小草垛的林间空地上。间或吹过一阵清风：风吹落了树上的枯叶并把它们带走，天空飘动着几朵白沫似的浮云。我坐着倾听：一阵风吹来，随即在桦树和枞树林中静息下来，有时丸花蜂嗡嗡地鸣响，黄蜂飞来飞去，忽然一切又平静无声……

一片黄色的桦树叶落在我的衣袖上，它全身都是褐色和绿色的细小斑点，它的细如蛛丝的筋脉也是褐色和绿色的。叶子上蜷伏着一只胡萝卜籽大小的带黑点的杂灰色小蜘蛛。

蜘蛛搔动着八条长足，从叶子上爬到衣袖上，然后爬到膝盖上，又从膝盖沿着长统靴爬到一根小草上，一会儿就不见了。多了不起！它刚才是乘坐一块飞毯从自己的“宇宙”飞来的呀！

现在，在那长齿草中，也许，整个地上世界都在迎接它，听！周围蝈蝈叫得多欢！

滚动般的海岸

在寂静而温暖的黄昏，我在紧挨水面的海岸上正走着，在我前面二、三十步远处，有许多什么东西在滚动。它们时而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鸟。

从海上又飞来了一群，加入了原有的鸟群。它们混杂在一起。现在前面已经是一片活的黑影在飞驰了。

我转身踏上一条小径，从海边走开了。

翌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我从原路回来，走到了水边，又看见这样的鸟；细细一瞧，认出它们是滨鹬。

胸部羽毛呈黄褐色杂以白色的鸟儿，一只只象小球一样（看不见它们的脚爪），在靠近水边的潮湿砂子上迅速地滚动。时而一只，时而两只，时而三只突然停下来啄食什么……这儿在涨潮的时候，波浪把水草、贝壳和海里的各种小动物冲到岸上。

鹬鸟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迅速得象一阵风似地退开；只有当我加快了步伐，几乎贴近它们的时候，它们才鼓翼起飞，笨拙地挥动着过长的双翼，不满地吱吱乱叫，退出50米远近。

于是又滚了起来……

光秃的大海

我们乘坐的一艘机动大木船沉凝在象锡一样的大海上。

船底上的水，在发动机的那样高的振动频率下，也凝成了象蜘蛛网一样的精细网纹。

只有从船尾有几条沟道向远处伸去和张开：中间的几条宽一些，两侧的先是两条窄的，然后是两条宽的……

我从船首往水里丢了一根火柴。它在6米长的船舷外漂浮着的当儿，我数了秒数，用时间除米数，一次两次地相乘，算出了每分钟、每小时的速度。

木船走得再轻捷也没有了，走得真快！

向后面看去，火柴象是一条嬉戏的活泼的小鱼，还浮在水面上。已经多么远！在百米以外了！

是多么地风平浪静呀！当地人说得好：“大海秃顶了！”确实是变得光秃秃的了！

列队飞行

天将薄暮。岸边指路导标上的灯火忽明忽灭，远处岛上的灯塔在闪烁……

在落日余辉返照下的平静大海上，小水鸭几乎触及水面在飞行，它们一只接着一只排成一行，相互间的距离惊人地相等。这些鸟儿象是被什么穿成了一串；它们飞得那样整齐、平稳、迅速，很象那接受检阅的战斗机队。

宁静

我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望着亮晶晶的木星，望着月亮和月光映照下岸边近水处似在微微颤动的金色小路，倾听着大海的呼吸，这呼吸在岩石上、在沙子上、在月光下的小路上留下了发出声响的飞沫……

一辆大车停放在渔家的小屋旁，车轱插进了泥土，轭和颈圈斜倚在一只车轮上；马在草地上吃草，喘着气，咀嚼着，鼻子不时地发出鼾声。

四周的气氛宁静得使你能够听到自己的心音。

海在流动

……吹着轻微、和畅的东风。这里，在包括小木屋、地窖、板棚的捕鲑驻地旁，微风在沿着海岸走动，追逐着懒洋洋的海水。

这时候，你似乎觉得海在流动。

为飞达海岸而欢乐

又长又窄、砾石满地、只生长一些灌木和稀疏小树的低地（人们称它为乌赫特）向西远远地伸入海中。那里再往远去，是何止百公里的无边无际的白海海水。从那儿，白天和黑夜都有各种海鸟从它们的家乡——柯尔斯克半岛飞往南方。

夜，月亮，星星……海上一片宁静，只是偶尔才听到或是鸟翼的簌簌声，或是什么鸟的娇柔的叫声。这种鸟声只有在这里，在这海岬上才听得到。

当你朝晾晒着的鱼网，朝渔民的小屋走去的时候，这种声音越来越低微……终于完全寂静下来。

天将拂晓，这时又听到了这种娇柔的鸟叫。向高高的天空细望，头顶上小鸟一只又一只地飞过。它们飞过小木屋后栖息在枞树和松树上。

我向那里走去，躲藏在树丛中……

呀，是报春的柳莺！它们就是那用自己温柔婉转的歌唱赞颂春天的鸟儿。在温暖的春天，它们在离开这块地方的时候也一样唱着歌……

原来它们是在夜间飞行并且为飞到了海岸而欢乐。

关口

从森林飞来了红隼——一种身子不大的苍鹰。它的双翼每一次扇动和身子的旋转都是计算好了的。可以说，它掂量着每一个动作。它动一下是非常不易，动作均匀和有节奏。

马上从四面八方：从地窖、木舍、板棚、地面飞起了一大群栖息在这里的鹌鹑。

它们迅速地追上并包围了这只猛禽，开始发狂地吱吱叫着把红隼赶向大海。

红隼很不乐意，敏捷地闪避着，躲开这穷追的鸟群，向海上越来越远地飞去……

鹌鹑心满意足了，它们达到了目的：赶走了敌人。现在它们散开了，高兴地啾啾叫着飞回家去。

红隼从容不迫地飞翔，渐渐消失在朦胧的雾色中。

然而鹌鹑却没有想到，红隼是在那儿守卫着在返回南方途中的孤单幼弱的小鸟。

黄昏时的苍穹

风在吹卷，穿透衣衫，从四面八方吹来，一刻也不停息。海在咆哮，掀起了象巨大鸟翼一样的蓝白色巨浪。

我们仰卧在砂子上休憩。也许，狗也和我一样，双腿都在“作响”，可不是在说笑话，我们在森林里不知疲倦地跑呀跑呀，跑了一整天……

我们仰卧着，倾听着海浪声，它们成半圆形一个接着一个地卷向那荒凉、潮湿的海岸。

海岸本身和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圆形巨石，那光秃的沙丘，那岗丘的林木密生的脊背，还有那遥远天际的乌云，也都成一半圆形在后退……只有那苍天，一望无际的、逐渐昏暗的玫瑰色苍天，一动也不动地铺展在我们的上空。

雷电在回响

风标（金属的风信旗）被风吹得嘎吱吱地响，风标尖指向西方；终于在刮了一阵北风以后又吹来了温暖的东风。

夜幕又降临了。又笼罩着温柔的静寂。这儿是月亮、星星；那儿，在西方，在整个天际线上雷电一声又一声地在回响。

电光一闪，你就数“一、二、三……五”。有时要数到三十，也就是要过半分钟，才能听到远处的暗哑的雷声。加上风速一算，大雨是在海上十到二十公里以外倾注。

那儿有准碰上了雷雨？他会怎样？

你会久久地坐在轻言慢语的波浪旁不住地想着，翻来复去地思忆着什么东西……

再见吧，这里的一切

我告别这里，登程了。

我从狭长的沙岬向远处，向白桦山望去，只见：在右边，海面上太阳铺了一条红色大道；在左边，月亮铺了一条金黄色大道。你可以任意选择一条，起航罢！

在整个大海上，在渔家小舍后面，在风信旗后面，在白桦山上耸立着我珍爱和亲近的蓝靛色的年老佝偻的森林……

“务必再到我们这儿来打猎呀！”渔民们向我邀请说，“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卡累利阿与俄罗斯的白海地区毗邻。它是一个海岛，叙事诗里常常讲到它……人们也管它叫卡列瓦拉国。

……清晨从卡累利阿的农舍中出来，走向木围栅，打开木轮嘎吱作响的、由木竿做成的小门，马上迎接你的是被冷露压得沉沉的、撒落着种子的深密的杂草。它们在你靴子上抽打一两下，靴子立刻就湿了，好象从水里走过一样。

走出一两沙绳远就是茂密的白桦林；赤杨和白杨已经使杂草不能长深了，因为它已把杂草压制住了。这样的地方总是湿漉漉的，光线很暗，人们走出来的小径不会很快就长满杂草，即使一两年没人走，它也不会被杂草遮掩得一点都辨认不出来。

当你刚有工夫把猎枪在肩膀上扛得舒服一些，你就会发觉小径已通向割去了草的浓荫覆蔽的林间空地，就是那长满了榆叶合叶子（一种色淡、株高并有浓烈气味的花）的低湿林地。潮湿的绿色的岩石兀立在这里象是固结了似的……在

这些石块中间，梁赞的或是卡卢加的割草人，恐怕也施展不出那挥动大镰刀的本领来。然而卡累利阿人却灵巧地弯着腰用锻打的短把弯镰割去两边的草，很少碰到岩石上。

而割下来的草却要从这低湿的林地搬到森林的荒闲地段去晒干，因为那儿比较开阔，也比较平整。

林间空地上的小径，穿过细密的小草，象是铺上了一层棉絮；小径周围是割去的莽草留下的根槎，象钉子一样伸突着。

过了低湿的林地又是森林。

林中生长着青苔、帚石南和各种野果。林中树与树相隔着独立地生长，而土墩子却很密，每个土墩都很想携着自己的野果去到别的土墩作客。在这样的林子中你感到舒畅、愉快，到处充溢着各种汁液的气味。

瞧，这里就有一个卡累利阿人，腰都用不着弯，从高高的土墩上采集着熟透了的野果：在夏季有桑悬钩子、欧洲越橘、水越橘；稍晚，在秋季，有越橘和蔓越橘。

在这些神奇的林间小垅旁停留了不多一会，我就采集了满满一帽子欧洲越橘和越橘。在我的猎狗莱卡寻找乌鸡和雷鸡的当儿，我从从容容地品尝着这些野果……

带着狗到那野果丛生和野禽出没的地方去走走和打猎吧！当小径象螺旋钻似的在岩石中钻进着往山上爬时，你自己也随着它沿着巨大光滑的岩石往上攀登。小径的周围也是一块块的岩石、青苔和杂草。早晨这里的露水在阳光下比别处都干得快：蒙上水汽的岩石呈现棕色，细瘦的树枝间竖着……。在那温暖的阳光刚掠过的地方，大颗的迟熟草莓象鲜红的水滴和露珠相辉映。